

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戴攜本作婁說以入於海去

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剛敵之中，而游

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也。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也。漫汙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

沈也。蒼領，或作青令。莊子作清冷淮南齊俗訓亦同。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莊子作務光荀子成相篇作牟光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

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詢辱也。莊子詢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

伐桀。無夏字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

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為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潁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也。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

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河水而死。未知孰是也。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也。圖之

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云：武一作賢。仁者居之也。居處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莊子請相吾子。胡

何不位天子之位也。言已請為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殺民非仁也。戰伐

吾子為相。注下為字疑衍。非仁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

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暮水。暮水名也。音千伯之伯。募無伯音疑。募之說莊子作盧水。司馬本作盧水。故如石

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也察見其視富貴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賴之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物故物無能害

不漫於利不牽於勢漫汙牽拘也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羞居亂世皆遠引

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介之大者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

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浮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

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卻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蓋

百五十三作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退而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

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

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

矛豈亢責也亢當也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

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也令此將眾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

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馬知天

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

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凡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袖袖纓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

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

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

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死舊校云柳一作退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

加乎加上也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自一作為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行不

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

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敢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

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所引改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杅白莊

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

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行去也孔子布衣也

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之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舊校云一不作不苟且也子

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墨子之義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

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

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也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

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

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越為之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舊校云。受一作愛。是以義翟

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墨子作是我以義耀也。鈞之耀亦於中國耳。何凡人不

可不孰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戮。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

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眾。荆將軍子囊

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遁走也。至於

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

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臣者。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篇補。渚宮舊事作則。後之為將者。此處者將二字。若乙轉。可不添臣字。將皆依不

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字從

渚宮舊事補。此脫在。下句下句可無之字。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梁仲子云。案此即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之事。檢傳上文。

言伐吳之役。為吳所敗。未能全師。而還。呂覽大與傳。達蓋子囊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相

傳異說。夫見可知。難軍之善政。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與。子玉子反同誅。殆不可信。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鄭政之廣也。鄭湯所居也。也。武王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順從。舊校一作至。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

矣。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為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

也。出奔鄭，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

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

而伐楚，楚人避之也。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

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忘，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史

同。此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道有殺人者。誤也。今從外傳史記作

道方與下追之及。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

不忍，不忍行刑。阿有罪，廢國法，不可也。阿私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

王。免父殺身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

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君令赦之。案：諸宮舊事作令吏捨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

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

也可謂忠且孝矣。高義。三曰：為天下及國也。為治。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

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西岳會稽之險，

山名在不能障矣。障防。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

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澹乎四海亦是妄改或是安也與愴義同東西南北極日月之

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臧臧匱也○思蓋作惡枝云惡一作思虛素以公素質也惡其實

也○注惡疑當作小民皆之皆公已也○已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

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

彰身歿於前名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豈

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舜曰以

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

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注之險也疑是皆險地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

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鑄在後故曰先德後武舜其猶此乎舊校云其臧武通於

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

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昨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

毒也汪本改作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由遠姬施

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

死業傳云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

縊于新城

庶子頑燕姜而生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之無禮不禮重耳也

共公名襄昭公之子此與淮南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公御說之子鄭文公

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

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

鞬以與君周還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之也

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衍廉而儉傳作廣而儉無重耳二字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

納也注當云納之晉也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

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

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博大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善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注非下云我將

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亦以名歸之而使其弟子皆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

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

名氏春秋 卷十九 日一

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

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

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

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

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死頭

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以致令於田襄子。二子上當有二人。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

我矣。不聽。聽。非今改正。聽。非今改正。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

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未詳。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

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

吳王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

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御覽二

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國兩用之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眾。何益。不能以尅敵也。古者多

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

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

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

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

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也有故也。故事得其故。民無

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

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

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

試其民於寢宮。舊作寢宮。劉本作寢宮。案劉闔廬。新論闔武篇。正作寢宮。今從劉本。民爭入水火。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

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即此事。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卻猶止也。舊校云。卻一作退。案新論。正作退。

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為勇者興。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利怯者鈍也。勇者。利怯者鈍也。

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

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

卒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為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

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本始也。似當云不可不察之本。少一不字。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鴻水倒殺投棄之。梁仲子云水。經淮水注引作投之雞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

投之。鴻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

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

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也。行之。惡乎託託於愛利。愛

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

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

見此論邪。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注疑節飾。或是節節其力也。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

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也。祈求也。若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

谿。七尺。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眾。不若無有。

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厲王之父。有讎而眾。故流於彘。禍及子孫。流放也。彘地名。今河東永安是。

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也。微無也。虎臣宣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微我疆土。此之謂也。趙云此注大謬。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之召公以己子伐太子太子得免是為今世之人主多欲眾之○似當作多欲民眾而不知善此多

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注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心愛之謂也○似當作故曰愛之謂

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其位○注有其形不可謂有之形體也○不可謂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

息安也不得安其位由此多其讎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古之君民

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壘

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圍則圍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

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事審也其

施行皆可為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韓詩外傳十新序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

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

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

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

夫差之所以自殒於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舊校云退左

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過猶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

也見謁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

實莊公顏闔為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得載而歸也○
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生篇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

時當是衛莊公余攷莊子人間世言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讓王言魯君致幣顏闔李云
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為衛莊公是也而荀

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皆云魯定公問顏回東野之御蓋傳聞
異辭耳高氏未加詳考誤以為魯莊公嘗呂子妄說思載咸陽市門之金而歸何其陋也

又荀韓新序人表家語稷字並作畢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

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

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此注非是猶求其馬即下所云極是也故亂國之使

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過責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

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

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知此二句疑當作則難以為繼矣則上

又從而罪之罪之罪其為也是以罪召罪召致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

無功舊校云一作准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禁為不行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舊

當是困字一作用桀而身為戮極也適宜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

獠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周鼎有

竊舊校云一作窮

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用之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

輿隸同輿眾也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也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彭祖股

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

足以勸勸樂也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

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錢詹事云扶木即蟠木古音扶如

蝸聲轉為蟠漢書天文志奢為扶鄭氏云扶當為蟠犯白刃胃流矢趣水火舊校云趣一作赴不敢卻也卻猶止也晨寤興務耕

疾庸楔楔古耕字○案上既云務耕疾庸則楔必非耕字又似屬下句闕疑可也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

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

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

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

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一同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

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

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

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

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

馬。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矣雞狗所欲之故鬪爭之。注兩之字皆衍。或折其骨。或絕

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

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

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

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下降。僖廿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

作三日。韓非外儲說左。上作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左傳韓非不合。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

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

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

也。周書逸書也。滿猶成。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已

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也。他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

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

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

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在木曰實在地曰蒞。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

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

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

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甯。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

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

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

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

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闕內侯以聽。梁仲子云闕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

秦都山西以闕內為王畿故曰闕內侯然則齊安得有闕內侯乎管子大匡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闕魯請比于闕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字衍盧云案曹沫

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辭亦鄙誕不經但以耳目所見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桓公許之。曹翺謂魯莊公曰。曹翺左傳作曹劇

公羊國策史記並作曹沫。君甯死而又死乎。其甯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翺曰。聽臣之言國必

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

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

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

梁仲子云注非也。左氏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宜僚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曰魯國去杜云拔劍指其喉。蓋曹翹以劍自向。故下云戮於君前。即以頸血瀦衣之意。

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翹按

劍當兩陞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

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刳君

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御覽四百三十作人將刳君而不知。不可謂智。此不盟君三字。賸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

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

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剽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

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

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

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

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

梁仲子云。此即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

以眾人望人之意。